

歷代 日記叢鈔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faint, sepia-toned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udy desk. In the center, an open diary or ledger is propped up, showing two pages with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To the left of the diary, there is a dark container holding several brushes. A small lamp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desk.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hat of a historical or scholarly collection.

學苑出版社

歷代日記叢鈔

第一〇七冊

閔袁正甫

甫

蒙有集閔中仿

武英殿聚珍本也正甫奏疏

劉白詩以見風力南宋南上人物如袁氏楊氏其文學政事
矣景映耀正甫之祖父友著鹿脯間評攷據淵洽文正獻公
變著梁高毛詩經廷講義及梁高集根柢深厚皆有年之
所其及入元則文正公補正高集乃為一代之宗楊氏自揚
州安撫倭名籍者進耕穡其詩以宣獻公編述翁先生訪世
為儒學名臣兩家名法俱隆而但世宋世孫中習家其字
問知實文孝博雅不世當日其疎塵俗之樂好可貴也
讀此傳者劉氏二則和嘉卿后之賢惠然以法史於后紀中感
其其微矣然跡多不冒立平為之史帝已長所不還政俱有

可議史故於史帝贊中指其計全授官詎弊而首哲婦
 家索之議又於因章杜根傳中一丘其貪族挽太孺帝又平
 為王疾卒紀痛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廼立史帝一丘其族
 明程在列戚乃知史諫之於紀而數兄它紀傳中蓋曰部為賢
 后不顯加贈國善之怪長之蒙也至史稱郭陳福謹冤死然
 據儒林傳則擅言之証已著而因章王紀矯詔誅之想兄
 之人當優於實憲而能於馬廖矣 顧亭林論蔡邕
 之歎胡廣黃瓊於老婦同傳即使卒或漢書必為職史
 然此歎乃係熹平六年靈帝思感二人國畫於省內詔邕為
 之歎是其應制之佳紀由於已不月為識予按邕嘗諫曰和

安順拒四帝其功法宜去其廟雖量卓臣而奏列此其
少其忌憚之尤夫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然列廟既已加崇
豈曰其臣子妄議斥革況昔卓無辜可廢可殺太后可
殺而先帝物不可濫膺一宗雖乎其謫昭昭臣刺弱王
室其君之心其此為甚漢法擅議宗廟者弄市惜王子師
不能以此正其誅之耳其後唐末蘇楷討朱全忠請改昭宗謚
號至後唐時將正其死楷遂憂怖死是楷意作之備也
偶閱小說演義名希夷夢者時會韓速及西印仲卿兩人西首
述韓通殉難孝節阻兵皆慷慨有其事次述速與仲卿力圖
復國所志不遂向奔江南投林仁肇臣主畏宋不能用乃西黃

山失路至一洞遇陳希夷僅方睡二人亦就寢遂夢至東海
 尾聞名曰浮山有浮石浮金兩國為奇物於數千年建海見
 一人抱小兒浮海上出之則陳希夷所抱也即希夷已歿矣
 乃知宋已亡二人驚愕而醒仍在洞中石榻上希夷猶未覺
 也其境甚佳惜草舌思贅不能稱耳五代篡奪為常朕
 皆不能十年稱宋而傳國竟及三百年矣曰天下又易於
 前代讀史者不能卒焉蓋宋庶人因盜賊之剽然未始不以
 力征經營度唐曰天下最正湯武不能及而失之甚易則莊
 宗宋路昏狂錯曰自取也於清太帝幸之外性既止國甚慘
 絕人心既極石敬瑭之罪僅至宋溫則亦身歷數劫矣

自小校至大鎮四十餘年為虜爪牙同萌國仇其甚虜室之
以我門之對虜已為張口而出力甚艱出帝淪陷漢之得
國紀竊隱帝昏暴因之反戈乃名怪因宋之際世宗賢明克
定禍免享國不永中興踐祚宋世祖強有戰功不遇重校
受成規効績裨貳乃兵符一出國靈遷移因之艱危戡定
之天下拱手而王是用於天下最立功失天下最重死宋家
之業遂以混一為享者八帝至欽宗蒙難建炎南渡程
藉國初創平江而吳越之餘業其初以江南乃藉世宗
大舉伐虜之功當日十國南唐最强以并吞中原之勢自
石氏至郭氏惟慮之未免侵伐之不暇南唐不服則中原

不守淮南不守則南唐不能自存故世宗決計親征
得幾失眩克淮南而後一之勢成矣柴氏之勤趙氏之勇
千古而下之深憾也而不可惜者則在南唐名義最順
土地最廣不特中原引領即契丹亦以正統師之烈祖
詔謀之成周至元宗溫恭片文而信任不專金主翻覆
遂以致奸馴致臣主離仍積弱然境內威戴氏士思効
盡江而守之難可為值用宋易代之時內外倉卒文武
星駭太原劉氏親臨深仇耽之伺間腹背巨患淮南李
重進白日里廢江南於廢一旅夕即亡命惜此長淮直搗
中原與并人夾擊宋祖雖善用兵所任者不過符石某

宏才十州起普一學究而已况國氏定臣難保其為神通
之能其江南以故國遠曾奮其兵威委任重臣用多師
以爲道遠和則此許分其地更約其舟車兵深定以爲終援
復豕疆土修我陵寢寢都秦跨洛不失其物直萬世一時
也畏懦不振坐遺人禽親於林仁聲請收揚太之蒙忠
臣勅命感泣鬼神此之石從反行誅戮乃知雖不再興天實
爲之臣人其陸游李詩輩之著其歸以正統之時海寧
陳鍾以侯原老暢中其義其亦以是龍之所在興亡之
致潛以不能已於人心者矣

錢氏大昕十駕高齋新錄錄卷中載餘姚邵一重嘗擬

佐南宗以累以侯王傳布都司累錢氏為約定儒學文藝
 隱逸之傳目錄其儒學列楊時至黃震四十五人附傳十
 人予為擬作儒學傳序起草於此 自漢至傳儒林歷
 史因之至宋而片道學之別嗚呼誰為此名可謂不學
 矣矣道學之經是也儒者之所習也之皆也陸伊龍立
 教漸為忠惠高定愈張實學滋晦朱熹思以博考審辨
 取跡履之實而多時程學大約子門名家之儒久絕於世
 年所師受不能通曉其訓故至於注疏述易遂為其年
 之義多取不根之說詩棄小序尤為口實斯豈通人之
 蔽抑亦晚學之微乎要其弟子若蔡元定蔡沈父子皆

能片所著述以翼雅教視夫程陸之門人有殊乎九淵兄
弟矣絕人之才以高明之識源窮理明抗異執中分道
並馳至竹塹轍師心太過幾流猖狂表其間至極名祖誼
永家之學醇之近古而際代學步馳騁海內敷說心性併
為一談深而益霄暢而益支乃特自推崇以自掩飾蓋亦知
所學根柢不堅壯習者以訥克舜禹湯文武周公思立命
脈真傳至是殆去澤度千載未涉其境矣更而異名別
於儒林以文其名學之跡已稀矣繁性道日歧誤存以代
為名儒年遂年長名愈向中嗚呼可慨也已矣真儒學
之厄聖道之思也耶其人歟能稍分自守名節古之真儒者

次登課詩之呈日鈔

魏了翁楊萬里陳傅良葉適者變之徒上皆以功業見

可稱其國少可謂性理之學其裨實乃無因取其尤者

為儒林傳著行篇謝氏以節藝入文藝列夾際之字然殊乎其下

有之載傳為大者七言以平天而西界為必世前人

荀子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唐楊係注近代靈氏文強謝氏塘校證

本最為精細固未苟孟益稱至唐不廢宋儒始加奇譚以人

性學教輩遂點其文獻之祀其真諦子性苟最臨四子

外所當首屈一指楊氏注本乃古篆謝付郎序定小戴所傳

三年向全出禮論篇崇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崇論篇聘義

子貢問孝玉玼珉之玉也禮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年篇為

不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荀篇而自有生篇未見大水
一則城之君公問五義年衣公篇之首則荀。詁載五二
載記其甚多而年衣反解諺在又觀其義兵篇對李斯
之問其仁義與孔孟同符而素李斯以不探其年而素
其未切中暴秦之弊所以憤濁世之政而性惡一篇以
孟子性善之說相反勇能以孔子相近云說皆為偏此之論
然孟子篇於善則極其上游荀。篇於惡則盡乎下凡
通與不及師高均不失為大賢也云云謝氏論之云朱顧予
猶有悅焉荀。性惡用力苦仲尼與孟子之識學問猶差
而孟子則十二子篇乃荀。乃子思孟子通方為宗可儒。口實也

之善荀子之說年以人竄入之其祖荀子意以是為荀子
辨乎說孟子之學一傳以自其間其即荀子也中惟宋正
子猶能自見降之其片語南慶先生之學其荀子強
固其徒之不善而解者其師其吾見其先王而不知其統
於然而材刻志大南元雜詩云、者為章公孫丑之徒皆不
免次荀子固確乎其見而以為是子思孟子荀子之
子皆曰是某之而此猶曰是某之之死初初國之為難矣
其下云子思氏之子為氏子游氏之師儒皆如也其指而之
也我國士習多僻強賢之內人守道不真以為偽儒國必
然之理也之怪者荀子之說解者皆固不當求之於字句

其文之自曉後可為經子中惟荀子管子兩家最奇
字多難識而去之以卷葉多別心一快

其卷高值草南宋出洪景靈學問煥發為多見此于
考證多難識議之勝蓋時沈初最為可觀予嘗論南
渡及王觀國學林之行學字學吳曾能改高陽孫之難
學之應辨因學記南之史學可謂蒼莽衆片能衡一時極
其所長蔚乎可述洪氏雖不能存其說然亦為著願
能其記時多之詳其詳為編之因密者亦野語之惡者
代其章官制之費亦果難漫走岳珂愧郊錄有在亦核宋
時說部按予所見其疎傳佳者若朱翌猶覺察難記憶

漢書卷之九 記沈伯桂高簡孫乘示見偏掩寬西溪書語
 劉昌蘆浦筆記起与省賓退錄何遂春臨記閑陸游
 先學菴筆記葉夢石石林燕語通暑錄話雅標新
 宋名臣言行錄而或瑣屑為累及諸駁太甚或竟見偏
 盤或為偏窄狹皆僅備取裁耳言鉅製惟朱弁曲洧
 定聞方与多論宋多而向及前史皆極新核最為可貴要
 之諸家書理學盛行之時不勝心悅誠服為根柢實學
 於以藏陋疏荒厥功甚偉洪武末年先伯歲之集稷寒年
 之纖縠予自壬子寓北沈今卅十年其中所引原委仍未能
 用知間欲扶摘一二疵謬而記憶不真若尾莫具少時所

補經史時方益發迷忘其從取証者歲月已久學殖不
進對之悚慄文好父子兄弟最喜東坡之學雖片爰而不知
其美者其論史之片腐語論文自有兄解論史乃其不可
笑此固南宮^書常如是也四庫全書目錄所載王樹聖
宜贊中亦與對壘願予僅兄陳德儒秘笈中所刻事未
觀王氏之全書不能懸斷耳

賈子新考十卷五十八篇自班氏漢志儒家者流載賈誼五十
八篇隋志載賈子十卷自明至國朝四庫全書收皆佚
其三篇今重氏文雅拾遺史記小司馬說及宋潘祐八年澤
州事考以爲也秦論中篇分爲上下中三篇僅缺其間考